从《世说新语》中浅析魏晋风雅

文化史结课论文

王恺

Table of Contents

[从《世说新语》中浅析魏晋风雅 - 1 -](#_Toc120959206)

[文化史结课论文 - 1 -](#_Toc120959207)

[摘要 - 2 -](#_Toc120959208)

[目录 - 3 -](#_Toc120959209)

[一、《世说新语》与“魏晋风雅” - 4 -](#_Toc120959210)

[二、故事浅析 - 5 -](#_Toc120959211)

[（一）小儿辈大破贼 - 5 -](#_Toc120959212)

[（二）绝交书 - 5 -](#_Toc120959213)

[（三）金华殿语 - 6 -](#_Toc120959214)

[三、名士风流 - 7 -](#_Toc120959215)

[参考文献 - 8 -](#_Toc120959216)

# 摘要

《世说新语》就是对魏晋时期文士风雅的趣事总集收纳。全文一千两百多则故事虽然并不全都真实，但历史人物全都确有其人。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人对此的火热追求。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风雅

# 目录

# 一、《世说新语》与“魏晋风雅”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文学家刘义庆撰写（一说刘义庆组织门客编写）的文言志人小说集，是魏晋轶事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作。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魏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通行本6卷36篇。有梁刘孝标注本。<Do Zotero Refresh: [@JinQianWen2006]>《世说新语》的编纂主要离不开作者刘义庆对对魏晋风流的喜好以及社会各层人士对魏晋风雅的追慕。

文人对所谓的风雅的追求在魏晋时期形成了非常大规模的热潮，不过这也是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才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新的艺术品。魏晋之前的风雅在后世看来很普遍，但实际上那只是一种表象而已，并没有太多的实质性意义，在魏晋时期则得到极大发扬，名士文人无不热烈追捧这样的风骨气度，于后世人眼中同样造成巨大影响。

《世说新语》就是对这一现象的趣事总集收纳。全文一千两百多则故事虽然并不全都真实，但历史人物全都确有其人。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人对此的火热追求。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转折性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结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在这一时代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士族阶层则是魏晋社会的中坚。而《世说新语》一书正是通过汇辑各种有关文献资料并加以修饰整理，集中呈现了魏晋士人的精神面貌，从而反映了魏晋思想文化的基本特点。

戴建业对魏晋风雅评价道：“魏晋风骨的本质就是从东汉末年由道德的存在变为精神的个体，又从寻求群体的认同，变为追求个性的卓异，又从成为现实的群体楷模，变为渴望个体的精神超越。”

人是一个道德的存在，朝闻道夕死可矣。人是个道德的存在物，它逐渐变为一个独立的精神个体。这个社会上许多人都寻求群体的认同，希望让大家羡慕，让大家大家觉得自己很高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群体周边的所有的人都认同自己。到了魏晋时期很多文士会让别人觉得个性很怪，不再一味地追求认同，而是转而追求个人的主义与个性的独特性。过去人大多想成为社会公认钦佩的榜样与楷模，而到了魏晋，文人雅士追求个性精神上的超越。典型人物例如陶渊明，他并不愿意做楷模榜样之类的形象，而是要有独立的个性，这大概就是魏晋风度的本质。

# 二、故事浅析

《世说新语》中的轶事趣闻不胜枚举，这里将关于谢安、嵇康、桓温的三个故事列出，浅析故事中的名士风流，风韵情致，以及一些社会现象。

## （一）小儿辈大破贼

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淝水之战中，前秦君主苻坚率领数十万大军南下，计划一举消灭东晋，完成统一，而东晋此时只有数万北府兵前去在今天的安徽寿春一带交战。在这一场实力极为悬殊且决定东晋生死存亡的战争中，前线激战正酣，东晋政权的掌门人、大名鼎鼎的谢安正在同朋友下围棋。不一会儿前线的战报传了过来，谢安默默看完，一言不发，继续和朋友谈笑风生。这时坐不住的朋友问前方战况如何，谢安一边下棋一边云淡风轻的说了6个字：“小儿辈大破贼。” <Do Zotero Refresh: [@LiuQingYib]>

寥寥数语，是对谢安沉着冷静的个性以及“雅量”，对这一魏晋时代士人理想人格力透纸背的刻画。这个故事收录在书中也展现了文人对谢安雅量气度的追捧赞赏。谢安的雅量给了同样酷爱下棋的曾国藩很大印象。据说他当年围攻太平天国首都天津的时候也在下棋，也想模仿谢安故作镇定一把。但是当捷报传来，这位文正公却兴奋过度晕了过去。被誉为“半个圣人”的曾文正公都不能在前线大捷之时保持冷静，这足以反衬谢安作为魏晋名士所超出常人的风雅气概。

## （二）绝交书

魏晋时期嵇康是曹操的嫡孙女婿，司马家与曹家交恶之时，嵇康恰得罪了司马懿的肱股之臣钟惠，一时间风光不长，自身难保。嵇康的好友竹林七贤中另外一人山涛则被迫依附司马氏，嵇康这时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

在这样的故事中我们通常会认为山涛代表的是当时趋炎附势的一批小人，是晚节不保的卑鄙文人，而嵇康则以这种方式捍卫了自己的高洁品格与文士的尊严。但在《世说新语》里就记载了嵇康的另一个故事，嵇康和山涛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他们的身后。嵇康被杀之后，自己儿子就是托付给了山涛，并且由山涛举荐出来做官。所以可以看出这两个人名为绝交，实际上却是嵇康保护好友山涛的方式。他表明山涛与嵇康和曹氏政治集团从此再无瓜葛，从而保全了山涛的政治上的安全，也顺便保存了自己的血脉，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政治博弈。名为“绝交书”，却对”绝交“二字只字不提，只用“并以为别”做结尾。这是两个知心好友心照不宣的默契，所谓的绝交，只涉及政治，无关情谊。

## （三）金华殿语

《世说新语》有许多关于桓温的故事，讲的大多都是桓温因为不尚玄学清谈，时常遭到高门望族的歧视。桓温曾与当时的一位名士刘惔，一起听讲礼记。桓温听了之后发了一句不懂装懂的感慨：“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然后被这位名士刘惔毫不客气的嘲笑说：“此未观至极，自是金华殿之语。” <Do Zotero Refresh: [@LiuQingYic]>

在我们今天看来，对于桓温来说，懂不懂玄学不是太过重要的事，桓温也并不对此上心。他是率兵打仗的将军，没理由一定要像王导、谢安这样这些人一样擅长坐而论道玄学清谈。但是在魏晋时代，不会玄学清谈的人就会被出身高贵的名士所鄙视。即便桓温表达的只是自己的直观感受，也得包装成清谈雅言才行。

这个故事里展现了自由飘逸的魏晋其等级森严的一面。在魏晋的早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为中心形成的所谓建安风骨一扫东汉末年的沉闷文风，以清新刚建著称。但在几十年后司马师做大，在政治上清算、大清洗，文化人不再敢于表达自己，而是崇尚“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清谈。从入世走向出世，从孔子走向老子，有正史玄风之称。所谓“魏晋玄学”也正是形成于这一时期。

# 三、名士风流

《世说新语》这部故事杂文集具有强烈鲜明的时代特征。它的艺术性也和它的时代特征不可分割。在魏晋时代的贵族社会里，一个高级人物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其优雅高贵的气质和风韵，所以《世说新语》对人物的关注也以此为中心。它多在细节处着重落笔，通过各种小故事见微知著地传达人物志趣，另读者即亲切又感到有趣。

某种程度上看，魏晋风流之风下各个士人文人的行为未可不偿看作是一种社会生产持续下滑所造成的“堕落”或是“社会滑坡”的恶果。厚禄高官者皆不愿务实，不愿实干兴国，因为那样大概是一种“不风流”。但无可反驳的是这“风流”的确是令人神往的品格。而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正是从根本上奠定了整个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极为深远。

在中国人的精神诉求中，我们始终热爱那些德才兼备的雅士。一个人物应该有怎样的内涵、气质和举止呢？也许魏晋的风流名士就是我们想要的答案。

# 参考文献

[1] 金前文. 《世说新语》题名浅议[N].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06-01: 22-23.

[2] 雅量[M]//刘庆义. 世说新语. 439公元.

[3] 言语[M]//刘庆义. 世说新语. 439公元.